

荒野自然观：人学空场的费尔巴哈自然观

孙道进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荒野”自然观实质就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两者的“自然”都是见物不见人的自在自然，都具有先在性、系统性、自组织性、客观性（科学性）等特征。无论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迈克基本的“终结”了的自然、麦西特的“死”了的自然、卡逊所向往的“春天”、利奥波德的“大地”，还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的“荒野”、沃德·勒内呵护的“一个小小行星”、史怀泽敬畏的“生命”、辛格和雷根的具有天赋权利的“动物”、刘湘溶的“长颈鹿的脖子”，等等，都无不是费尔巴哈“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正是以这种原生态的、素朴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点，双方都同样逻辑地推出了“与人分离”的价值论和敬物不敬人的方法论。一句话：“人学空场”及其“抽象性”是上述两种自然观的共同特征，都“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是它们的共同症结。

关键词：自然观；先在性；自组织性；系统性；至上性；抽象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680(2005)04 - 0025 - 04

在自然观上，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只看到自然的自在性和先在性而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看到自然的人而看不到人的自然；在它那里，“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是彼此完全分离的，因此，它的“荒野”自然观与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解读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经典之作，如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等等，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如《基督教的本质》、《黑格尔哲学批判》、《未来哲学原理》等等，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种自然观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一 自在性：“荒野”的本质规定性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一样，都把自然（包括人本身）看成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与人分离的自然”；它所敬仰的“荒野”与费尔巴哈的自然都具有先在性、系统性、自组织性、客观性（科学性）等自在性特征。

1. 先在性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但

它的本体论基础却是原生态的、素朴的自在自然观。费尔巴哈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自然界是本源，而人是派生的；自然界是第一性的，而人是第二性的。“从我的观点看来，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有意识的、属人的实体，则在其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1]与自然界相比，人只不过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一个后来者，是自然界出现了适宜生命生长的各种条件时的产物，“如果地球凭着自身的本性，在时间的历程中逐渐发展，逐渐发育，因而取得一种与人的存在相容的、与人的本质适合的、可以说就是人的品性，那么它也就由它自身的力量而产生出人来来了。”^[2]

同费尔巴哈一样，为了论证自然与人的平等性，把自然拔高为人或把人降格为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往往也从发生学的维度，把人看成是自然界自我进化的产物，是后于大自然而产生的，因此，人类就没有理由不对自然予以必要的尊重与呵护；正是自然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尊敬自然的无条件性和绝对性，决定了人类呵护自然天经地义性与无可厚非性。例如，史怀泽的口号“别打扰蜘蛛，它在你之前就存在着”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3]和史怀泽相似，罗尔斯顿也特别

【收稿日期】 2004 - 12 - 08

【作者简介】 孙道进（1966 - ），男，江苏如皋县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重庆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伦理学。

看重自然的先在性,他说:“大自然是一个完善的进化系统,相比之下,人类却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4]人,作为荒野自然的作品,从属于自然,受制于自然,对自然不能有丝毫的不敬甚至虐待,否则便会自取灭亡。“人们在基本的生命溪流中,超越完整的资源观念,探索与根源的关系。我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使资源关系成为必不可少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归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那种资源关系的原型中得出自然界不归属于我们的方式。我们是想要把自己限定在自然界的系统中,而绝不是把自然界限定在我们的系统中。”^[5]

2. 系统性

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把自然的各个部分或发展阶段孤立甚至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做法,认为,这些“部分”或“阶段”决不是绝对观念的“影子”或“以毒攻毒的点滴”,也不是某种独立的或者孤立的“部件”,而是自然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其量只是自然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个相互联系的“环节”。这一主张的理由在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其中,每一个事物既是自然界这个大系统的构成要素,又是自身构成要素的组合系统。“自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不是仅仅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这些发展阶段乃是环节,但却是自然界同时并存的整体的各个环节,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个别的整体的各个环节,个别的整体本身又只是宇宙的一个环节,亦即自然的一个环节。”^[6]

同费尔巴哈一样,为了给人类尊重自然之“应该”提供一个“是”的合理解释,非人类中心主义也特别看重自然的有机性或系统性,认为人类应该呵护自然的事实根据在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有机体,每一个事物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和其他事物有条件地联系着。例如,利奥波德就把他所谓的“大地”解释成“至少要把土地、高山、河流、大气圈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作是地球的各个器官、器官的零部件……,每一个部分都有确定的功能”。^[7]中国科学院的余谋昌先生同样把系统性或整体性视为生态哲学的“真谛”,“按照生态世界观,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是有机整体。在这样的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没有孤立的部件。如果把这些部件孤立出来,它就成为抽象的,难以理解的;它们作为现实的事物和现象,只有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因而只有从事物和现象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中,才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所以,人类需要新的生态学的认识模式,即“整体性模式”,以取代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笛卡尔模式”。^[8]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对生态有机性的过度青睐,被学界讥讽为“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在这种“整体性”的黑幕笼罩下,人的主体性、批判性与否定性维度丧失殆尽;自然不再是人的自然,而人却是自然的人。

3. 自组织性

为了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自然只是理念的外在化”,自然的本质规定性隐藏于概念的先在性之中,费尔巴哈继承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是自本自因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是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精神或理念为转移的。

“自然界概不在什么被造物,决不是被制作的或简直无中创有的事物,而是一个独立的、只有自己可以支配的、只从自己派生出来的东西。”^[9]也就是说,自然界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因和动力因,就是它自己的存在根据和对自身存在的最好说明;自然界的运行是既没有始端,也没有终点的,它是永恒存在的;其运行法则不是来自自然之外的某个神秘的理念,而是来自于自身;“在自然界中也没有什么神来统治,有的只是自然的力量,自然的法则。”^[10]

和费尔巴哈一样,为了在价值论上把人类从自然的主人变成“大地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人类自作多情的“孤芳自赏”,非人类中心主义也特别注重自然的自组织性,张扬自然的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能力,用罗尔斯顿的话说就是“它有能力展露(推动)一部完整而辉煌的历史”,“有计划”地朝向自身更高的价值前进。^[11]有机体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原因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自我控制系统,可以在自己的控制中枢作用下,感觉或感知周围的环境并据此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有机体自身的“兴趣、愿望、需要和关系到自己兴亡的福利”^[12]。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也认为,“大地并不仅仅是土壤,而是能量在土壤、植物和动物所构成的循环中流动的源泉。食物链是引导能量向上的通道,死亡和衰败则使它回到土壤。……能量向上流动的速度和特点取决于植物和动物共同体的复杂结构……没有这种复杂性,正常的循环就可能不存在。”^[13]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既然自然界是在没有人的主体性参与下自我生成的,甚至人本身也只不过是自然“自组织”的“织物”,因此,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的存在为要件的,相反,人的存在倒要以自然的存在为本根。

4. 客观性

为了批驳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万劫不变的观点,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哲学提供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本体论证明,费尔巴哈以19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物理、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的最新发现为依据,提出了自然界是一个进化的、发展的过程,人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的观点,“地球并不是一直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它只是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以后,才达到现在这个状况。地质学已经考察出来,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里,还曾经存在着许多现在或早已不复存在的动植物。”^[14]“说到直接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我们虽然离达到目标还很远,不过比起过去的各个时代来,特别是通过最近所证明的无机现象与有机现象的同一,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至少已经进展到足以使我们信服生命起源于自然了,虽说这种起源的方式我们还是不知道,甚至还会继续不知道。”^[15]这样,通过自然科学的佐证,费尔巴哈哲学就具有了貌似很强的客观性或科学性。

和费尔巴哈一样,为了揭示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的非科学性,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身理论内容的客观性并赋予它以“科学”的“刚性”或“硬度”,非人类中心主义同样热衷于生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或者根据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的“巅峰群落”模型和阿瑟·坦斯利的生物群落

模型,证明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或者根据英国科学家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证明自然是一个类似于大地女神盖娅的、能够自我适应和自我调节的体系。例如,利奥波德的“生物金字塔”或“大地金字塔”——一个由生物和无机物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结构”——就是以上述生态学模型为科学依据的。^[16]这样,在生态科学的圣洁光环映衬下,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的荒野就从“无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了类似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上帝”或康德的“物自体”,它自本、自根、无懈可击;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就不再是人类情感向外的投射,不再是“想象的主体想象的活动”,而是科学的、客观的、毋庸置疑的新颖性学科。

总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荒野与费尔巴哈的自然都只是原始的、自在的自然。这个自然“是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就是光、电、磁性、空气、水、火、土、动物、植物、人(这里所说的人是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活着的存在物)。”^[17]无论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比尔·迈克基本的“终结”了的自然、卡洛林·麦茜特的“死”了的自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的“大地”,还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的“荒野”、芭芭拉·沃德·勒内呵护的“一个小行星”、阿尔伯特·史怀泽敬畏的“生命”、辛格和雷根的具有天赋权利的“动物”、刘湘溶的“长颈鹿的脖子”,等等,都无不是“抽象的”自然、“感性的”自然、素朴的自然、与人分离的自然。

二 “抽象性”:荒野自然观的“人学空场”

自然观不仅包括自然“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还包括“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论和方法论问题。既然非人类中心主义与费尔巴哈都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18]为其本体论之“本”,那么,鉴于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逻辑关联,他们就必然得出“与人分离”的价值论(“内在价值”)和敬物不敬人的方法论(“敬畏生命”)。

1. 人与自然同质、同价的价值论

费尔巴哈认为,既然人是自然的作品,是一个后来者,因此,人与非人类的自然在本质上是直接同一的,“他”和“它”是没有分别的。为了彻底纠正黑格尔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词与宾词的颠倒”,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反复强调:不是客观的自然趋近于人的理念,而是人的理念趋近于客观的自然。这一主张的根据在于:人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是一种与自然物毫无二致的本能的生物,自然性就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本能,表现为“吃喝自然”、“感性的对象”或“享受对象的生活”;吃、喝、性行为等本能的活动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这些本能的活动中——就如同宗教的活动一样——是人类最崇高的活动,相应地,由本能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幸福就是人类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诉求。这些便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圣餐的奥秘”。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俄罗斯近代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中对其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人本学是

这样一门科学,它无论谈到人的生命过程的哪一部分,都永远记得:整个这一过程以及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发生在人的机体中;这个机体就是它的研究的现象的材料;现象的性质是由材料的性质决定的,至于现象发生的规律只是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特殊个别情况。”^[19]一句话:人直接就是它的构成材料——自然的物质或物质的自然。

既然自然与人是同质的,那么,自然与人类在价值上也就是持平的,甚至有时候还超过人类。据此,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就只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平等的家庭成员关系,而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假如动物不是独立生存的,难道自然的生命,甚至人的生命能够成为一种完美的生命吗?难道人对动物的关系只是一种专制的关系吗?被遗弃和放逐的人岂不是在动物的忠诚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补偿自己同胞的忘恩负义、阴谋诡计和背信弃义吗?对于他的受了损伤的心灵,动物岂不是有一种调节的医治力吗?”^[20]

同费尔巴哈一样,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根据荒野的自在性特征得出了人与物同质的结论。例如,利奥波德就认为:“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21]不仅如此,他还要求人从自然的角度、以自然的方式来思考或看待问题,即“像山一样地思考”,从而彻底消除人与物相区别的根本点——意识、理性、能动性和主体性。同样,通过使地球“尘埃”化,“自然价值论”者罗尔斯顿甚至把自为的人“渺小”到了纯粹自在的“物质”层次上。他说:“在一个有着许许多多星座,经历了200亿年,纵横200亿光年的宇宙之中,地球似乎不过是一粒尘埃。根据数学化的关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得出的形而上学将会使人越来越显得渺小,最终变成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22]既然人与自然是同质的,那么,人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本能的、动物式的活动。“如果我们将自然定义为一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总和,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把人类的能动行为也包含在自然之内。人类动物与其他一切动物一样,都受制于迄今所发现的所有的自然规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自然规律都在我们身心里起作用。”^[23]可见,这里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自然、不以人们“愿意不愿意”为转移的自然,正是素朴的、异在的、原生态的自然。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有的就只是物质——人与自然相同一物质。

进一步,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物同质”的生态学事实又逻辑地推导出“人、物同价”的价值论。例如,在《关于大猩猩的宣言》一文中,动物解放论者辛格就列举了一系列科学事实——人和黑猩猩的遗传信息仅有1.6%的差别、黑猩猩能够毫无困难地使用工具、能够学习聋哑人的许多手语、会欺骗、扔石头、有计划地打猎、对弱小的同类进行恐怖统治,等等,这就说明:人和动物都具有同样的能力和价值,因此,人类试图与他们的那些长毛的、生物学上的堂兄弟划清界限

只是自欺欺人的徒劳无益。^[24]湖南师大的刘湘溶教授甚至从“公正”的天外来客的宏大视角俯瞰人与动物的价值关系,得出人与老鼠、人的理性与长颈鹿的脖子是等价的结论。

2. 顺从自然与敬畏生命的方法论

与荒野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同价的价值论相映照,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上,费尔巴哈逻辑地得出了顺从自然的“实践”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从两个层面加以阐发的:(1)“感谢”自然,这是“面包和酒”给我们的人文启迪。费尔巴哈认为,既然自然界是先在的、第一性的,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因此,作为回报,人们对于生我养我的自然界就理所应当予以赞赏和感激。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说:“饥渴不仅破坏人的肉体力量,而且损坏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它剥夺人的人性、理智和意识。哦!如果你体验到这样的缺点,这样的不幸,对于面包和酒的那种使你恢复人性和理智的自然性质,你会怎么样去祝福和赞美啊!”^[25]“吃饱喝足了的人们”“不要因为感谢人而忘了感谢自然!不要忘了酒是为了你生存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植物的血,面粉是这种植物的肉!不要忘了植物向你显示那个无私地献身给你享受的自然的本质!因而也不要忘了你对于面包和酒的自然性质的感谢。”^[26](2)不干涉自然,这是处理“人—自然”关系的“最高任务”。费尔巴哈认为,既然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起自然的一系列破坏性的连锁反应,因此,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用中国古代道家的话说就是“行无为之事,施不言之教”。这一内容主要体现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在该书里,费尔巴哈既反对康德的“人给自然界立法”主观唯心主义,也反对黑格尔把“逻辑的必然性”强加于自然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行事,强调不干涉自然的自然活动。“我们只区分自然所区分的东西,联系自然所联系的东西,使自然的想象和事物在理由和结果、原因和作用的关系上互相隶属,因为事物在事实上、实际上、现实上彼此正处在这样的关系中。”^[27]尽管,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费尔巴哈也曾说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28],似乎他很重视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是,由于他只从生物学意义上解读人本身,“只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29],因此,他的所谓“实践”决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主体性、能动性的人类实践,而是“感性活动”、“卑污的犹太人活动”和人们的自私自利的本能行为,这样,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就如同动物受外界刺激时所作出的反应一样,只是被动的、本能的、机械的、照镜子似的反应。“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这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30]这一“最高任务”的实质说白了就是使人不成为人,而成为动物;或者说,使动物不成为动物,而成为人。这样,费尔巴哈便与17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个“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同流合污了。对此,费尔巴哈像糊弄小孩儿一样地诡辩说:“自我的受动的状态是客体的能动方面。正是因为客体是能动的,我们的自我才是受动的,——不过,自

我不必耻于这种受动性,因为客体本身也构成我们的自我的内在本质的属性。”^[31]可见,费尔巴哈的“能动即受动”的逻辑仍然根植于上述“人、物同质说”。

和费尔巴哈一样,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坚持的是自然无为甚至敬畏生命的消极方法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既然自然界是有机的、自组织的,而且这个结论又具有科学事实的严密支撑,因此,自在的自然就具有了客观性、神圣性或至上性的品格,人类只能尊重它、顺从它、呵护它,而不能对它有丝毫的不敬,这样,自然的上帝或上帝的自然就以无比的威严伫立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就只有俯首贴耳、顶礼膜拜的份儿了。例如,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敬畏”二字正是这种“至上”逻辑的必然。他把“敬畏生命”的内涵归纳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伦理学应该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昆虫和植物,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拥有“生存意志”;为此,人们应该“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园中的花枝,不踏死路上的昆虫”,等等。在《尊重大自然》一书中,泰勒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善恶标准界定为:“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一种品质在道德上是否良善,将取决于它们是否展现或体现了尊重自然这一终极性的道德态度。”^[32]利奥波德也呼吁人们树立对大地的“热爱”意识,理由是:“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大地的热爱、尊重和敬佩,以及高度赞赏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够有一种对大地的伦理关系。”索以“田野里的浪漫主义学者”著称的梭罗就把丛林的生命与活力看成是上帝所操纵的内在的“神性”,这个神性可以表征为“如果人们能够提高到对树桩和石头表示真正的崇拜,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新生。”《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的作者约翰·缪尔也鼓励人们保持荒野的自在性与异在性,并倡导人们像信奉上帝一样信奉自在的荒野(“在上帝的荒野中,存在着世界的希望”^[33])。深层生态学的创立者阿伦·奈斯要求人们把“非我”当成大写的“自我”,把追求生物的多样性与共生性看作是“人类价值”“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罗尔斯顿从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把“更加深层的、非自私的理由”确定为“要尊重”内在于“动植物体系和自然景观中的性质,以促进它们的发展”^[34],等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荒野”自然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在内容、本质和论证手法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见物不见人的自在自然观。表现为:

在本体论上,都从发生学的维度承认自然界具有先在性,是世界的本原和始基,是人的存在之本;真正的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自然界自身。

在价值论上,都以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为依据,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由万事万物相互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人与自然是互为前提的,因而也是等价的;自然界又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塑造和自我确证的独立实体,离开了人的自然界一样具有“价值评价能力”,因而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

在方法论上,都从荒野自然的“完美”性与至上性出发,倡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

界为圆心,以人为半径,主张人趋近于自然而非自然趋近于人。

二者的共同症结在于:都只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甚至自然的“主体性”,否认人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维度;“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而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5]因此,如果说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是唯物主义的,那它也只能是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甚至连费尔巴哈也不如,只能算是从古希腊开始延续到17世纪法国的自然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资本论》等著作中都给予过无情的批判,不少学者也撰写过大量的批评性文章。出于伦理学的人道主义精神,本人在此就不再“污染读者的眼球”(马克思语)了。

【参 考 文 献】

- [1][2][9][14][1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C].北京:三联书店,1962.523、450、677、449-450、451.
- [3]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55.
- [4][11][12]H.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M]. Philadelphia,1988.4、186、52.
- [5]罗尔斯顿.价值走向原野[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6(1):1-7.
- [6][19][20][25][26]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50、539、450、488、488.
- [7][13][2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205、195.
- [8]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5.
- [10][27][28][30][3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C].北京:三联书店,1959.355、253、248、108、91.
- [16]杨通进.大地伦理学及其哲学基础[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3):26-30.
- [17]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8-39.
-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 [22][23][3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43、4、43、25.
- [24][32]雷毅.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86、106.
-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 [33]侯文蕙.征服的挽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78.
- [3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责任编辑 董 华)